

狂野豪邁 • 華麗細膩 • 張萬傳 (1909~2003)

撰文 / 廖武藏



在台灣美術史中，畫家張萬傳先生絕對是一位傳奇人物。高大壯碩的身材，是體育家的外形，卻擁有一顆傲桀不屈而又細膩敏感的心靈。1909年5月8日，出生於台北縣淡水鎮，是日本統治台灣第十五年，父親張永清是前清末年的知識份子，因暗悉日語，任職於淡水海關。母親張王安則是家庭主婦。因其父三十三歲才得子，在那年代算是「晚年得子」，乃為長子取名「萬傳」，就是閩南話中「慢傳」之意，但也有期許兒子未來能夠「萬世流傳」之寓意。

大約在三歲時，因父親職務的調動，除了淡水以外，也往來基隆、陽明山和大稻埕等地。1916年，也就是他八歲那一年，舉家遷到台北大稻埕的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從此安定下來，直到1923年自士林公學校(今士林國小)畢業後，再唸高等科一年。張萬傳到畢業後才真正接觸美術，走上藝術的人生之路。1924年進入倪蔣懷出資，石川欽一郎主持的「台灣洋畫自由研究所」(後改名為「台灣繪畫研究所」)。學習基礎的素描和水彩繪畫技法。當時的師資有石川欽一郎、藍蔭鼎、陳植棋等人。張萬傳在這裡學習，結識同樣是非北師學生的陳德旺、洪瑞麟等人，並成為終生的藝壇摯友。由張萬傳日後的水彩畫的作品中，固然有著石川水彩畫清淡薄鬆的影子，陳植棋強烈的油畫筆觸，顯然更深刻地撼動了少年張萬傳的心靈，成為他日後油畫創作的基調。而陳植棋1928年以「台灣風景」和廖繼春的「有香蕉樹的院子」同時入選日本帝展，更激勵著這些年輕學弟們的學習意志。

1930年8月，洪瑞麟與陳植棋同船，率先赴日。張萬傳在同年秋冬之際，也前往日本。於冬天到達東京，和洪瑞麟、陳德旺相會，三個好友重新聚首。並與亦師亦友的陳植棋，以及李梅樹、李石樵等人同住。在初臨東京的這年冬天，

張萬傳有機會認識了也在台灣任教的日籍野獸派畫家鹽月桃甫(1886-1954)，鹽月完全不同於石川的畫風，以及開放、多元的藝術見解與思維，大大地震撼了張萬傳的心靈，也為其日後畫風傾向於野獸派風格的影響之一。但張萬傳等三人皆非北師畢業，沒有完整的美術學習歷程，無法報考東京美術學校，似乎也預告了他們將走一條與當時台籍留日畫家不同的路徑。1931年春天，張萬傳等三人一起考入「帝國美術學校」(今武藏野美術大學)。但其中只有洪瑞麟順利完成學業，陳德旺根本沒去入學，張萬傳則在唸完一年後即因「哲學」課程過多，佔去了太多真正畫畫的時間，而辦理退學，並重返「川端畫學校」私塾畫室中習畫。在這裡，他可以毫無拘束地成天進行素描與油畫的練習和探索。就在機緣巧合之下，接觸到留學巴黎青壯派畫家如佐伯祐三等人所組織的「一九三〇年協會」的作品，這個團體倡導開創新時代風格，標舉前衛藝術。他們以帶有野獸派傾向的個人主義畫風，吸引了大批年輕創作者的心靈。同時東京畫壇引進了巴黎畫派畫家，如詩情畫意的夏卡爾(M.Chagall)、具有原始氣質的莫迪里亞尼(Modigliani)、充滿狂熱的色彩，扭曲變形的史丁(Soutine)及日本旅居巴黎畫家藤田嗣治等作品，他們都具有一種遺世獨立、超脫流俗的強烈個性。初臨東京的張萬傳深受這種精神的感召，在心底下已然種下了「反學院」的精神了。1932年，他的一件油畫《廟前之市場》如右圖，入選第六屆台展。雖然原件已佚，無法看出色彩的運用，但明顯地，在筆觸的運用上是一種頗為率氣、大膽的作風。以廟前的布帳為焦點，底下的人群，及後方的廟頂、樹叢，乃至於左側的房舍，都是大膽落筆，而非細筆勾劃。由這件初期的作品中，已經可以隱約看到張萬傳日後藝術的走向及追求。



1932年，張萬傳利用假期，前往中國大陸，回到廈門老家省親。事實上，在這之前，他也已經數度到廈門。此次他特地拜訪了廈門美專，而與當時的校長黃燧弼相識。

居留東京留學期間，除了畫室中的摸索、練習，張萬傳還有另一項重要的工作，便是參觀畫展，尤其東京是當時亞洲最先開放的國際都市，可以很容易接觸到許多西方藝文訊息。1933年的第十一屆「春陽會展」上，日本旅歐畫家烏海青兒的油畫作品所展現的狂野、豪邁的作風，令他深受感動。1934年的另一展場上，法國野獸派畫家烏拉曼克(Maurice de Vlaminck, 1876-1958)以一種原始表現主義般的寬闊與猛烈筆觸，發展出個人的獨特畫風，作品脫離自然形象的拘束，以強烈色彩和粗獷筆觸，表現狂放不羈的創造力。其所展現的流動、豐富的筆觸與色彩，又再次強有力地震撼了張萬傳的心靈。因此可以說，張萬傳早年留日時，繪畫風格就已受到「野獸派」與「表現主義」的影響。他也曾表示：「在日本習畫，正逢野獸主義盛行。那粗獷的線條、濃麗的色彩，簡直與我的個性一拍即合。……感覺真是痛快淋漓！」。

1935年，台灣最大的民間美術團體「台陽美術協會」成立，在美術運動的推動上，試圖擺脫日籍評審的制約，建立自我運作的機制。張萬傳、陳德旺和洪瑞麟三人也於第二年正式受邀入會。1937年，張萬傳再度前往中國東南沿海旅遊，經由廣東等地，也回到福建廈門居留較長時間。位於廈門對岸的鼓浪嶼成為他大量畫作的題材。1938年3月，張萬傳與洪瑞麟、陳德旺、呂基正、陳春德、雕塑家黃清埕等人，共組「MOUVE美術集團」，五月張萬傳、陳德旺、洪瑞麟宣告退出「台陽美協」，儼然成為「台陽美協」外另一個有著不同屬性與主張的在野美術團體。同年10月，時任廈門美專校長的林克恭，力邀張萬傳到校任教，因而密集往來於日本、廈門、台灣之間，所作風景畫不論廈門、



鼓浪嶼、淡水等、均具個人強烈色彩。1938年，他以《鼓浪嶼風景》畫作如左圖，獲得10月開展的第一屆台灣總督府展覽會(簡稱「府展」)「特選」，

也是當屆特選名單中唯一的一位台籍畫家。後因中日戰爭已經波及校園，師生相續逃難、轉學，包括林校長也赴香港避難，不久，廈門美專也被迫停辦。張萬傳在1939年年初，返回台灣，赴倪蔣懷的瑞芳礦場任職，成為洪瑞麟的

同事。不過張萬傳在礦場的工作，並沒有多久，同年年底便離開礦場。並決定成為一個專業畫家，這是他個人繪畫成熟的重要階段，但也是生活至為艱苦、飄盪的一段時間。此時，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陷入動彈不得的泥淖之中，全國經濟都受到支援戰爭的影響而停頓。所幸台灣雖在戰爭陰影罩下，「府展」仍持續辦理。張萬傳一方面以較偏向巴黎畫派，如莫理斯·尤特里羅(Maurice Utrillo)或日本畫家佐伯祐三的風格，持續參展；另一方面，他也在烏拉曼克式的筆法和巴黎畫派的風格中，逐漸走出自己的一些面貌。1941年，「MOUVE美協」因日本與英國交惡，日政府明令禁止公開使用洋文，而被迫改名、改組，成為「台灣造型美術協會」，簡稱「造型美協」，強調「造型」，也可看出這些成員思維的取向。這個時期的張萬傳經常往南部，尤其是台南，也因此留下許多以台南古蹟為題材的作品，包括《台南孔廟大成坊》如右圖，及《赤崁樓》等。



1941年底，日本偷襲美國重要軍事基地珍珠港，而引爆太平洋戰爭，也引起日本國內物資的更加缺乏。開始全面實施「繪具材料統治法」，包括畫布在內的繪畫材料，取得都相當困難，張萬傳以馬糞紙為媒材，充當畫布。同時，也由於戰事的關係他居留台南的時間更長，以安平港的鮮魚為題材，開始對魚的造型之研究，魚也成為他創作中持續一生的重要畫題。

1945年，父親去世，二弟從軍在南洋陣亡，張萬傳從此一肩挑起照顧家族的重大責任。所幸，1946年，受聘於台北市建國中學，由於編制上的缺額及體型高壯，他暫時負責體育課程及部分的訓導工作，他就重組橄欖球隊新陣容。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許多台北學校牽連在內，有理想的建中師生也組成抗議隊伍，引發和軍方的衝突，建中校長陳文彬被逮捕，張萬傳也被列入黑名單，他在好友的勸說下，展開逃亡生活，先回草山(陽明山)老家，再經產業道路前往金山，投靠在金山開診所的弟弟張萬居家中。在這避難期間，認識一位小他14歲的姑娘-許寶月(1922-1989)小姐。1948年，張萬傳接到台北市大同中學的教師聘書，同時擔任美術與體育的教學。並在延平北路二段找了居住的處所。1949年，工作與住所有了着落，張萬傳便正式迎娶許寶月小姐。1950年至延平中學補校兼職。1964年至國

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擔任夜間部美術老師。張萬傳的生活慢慢進入穩定。

在沉悶的時局中，1966年的春天，受到日治時期結識的日本友人海江田正孝醫師的邀請，在那戒嚴管治時期，經歷多重關卡審查，終於有了一趟闊別了30年的日本之旅，開朗了心胸，張萬傳攜帶了許多小品，在福岡和鹿兒島兩地舉行畫展。透過海江田醫師的安排，他受到日本社交圈極熱烈的招待。也初嚐日本繪畫市場給予藝術家熱烈又富尊嚴的回饋。過了六十歲的年紀，尤其是一趟日本之旅回來，使張萬傳希望放下一切、重燃成為專業畫家的想法的夢想又濃烈了起來。

1972年，決定自大同中學辦理退休，準備開始重新出發一個專業畫家的生涯。1975年，67歲，他辭去延平中學與國立藝專的最後兼職，把一半退休金交給太太，自己拿一半到法國去旅行，一圓年少時期的藝術之夢。他在巴黎大街小巷、西班牙馬德里、巴塞隆納，日以繼夜的畫，最後到威尼斯、羅馬，一償此生的心願。他在實景中一再揣測那些大師們的心情感受。心中所悟，筆下一張張的畫作隨即完成，毫無掛慮隨興所至，當個純粹的畫家，是一生中最滿足的時刻。此行水彩、油畫、綜合媒體的作品皆有，因為獨行且不匆忙，畫風精細有之，也有粗獷激情，情感收放自如。旅法一年後，經西班牙轉義大利，經泰國、香港的一趟長期旅遊創作，讓張萬傳留下大量的畫作，並於1977年底，在省立博物館(今國立台灣博物館)舉行旅歐作品展，造成畫廊界巨大的回響。事實上，老當益壯的張萬傳，在遊歐之後，畫展不斷，逐漸累積了畫壇上的聲名，追隨者日多，畫廊也邀約孔急。但凡事不為外界左右的張萬傳，對這一切虛名、榮譽，總是淡然處之。

1983年，赴日參觀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舉行的「畢卡索展」，又遊覽了東京、京都、福岡等地寫生。夫人許寶月女士於1989年因病辭世。1990年，他又為參觀「梵谷逝世百週年展」，專程前往荷蘭，順道遊覽了德、法、瑞士等國美術館，深受近代表現主義風格所感動。張萬傳的晚年過得既風光又孤獨，這段期間，他也將許多過去旅遊所作的速寫，畫成油畫作品，其中以歐洲的作品最多。1997年，張萬傳足88歲，台北市立美術館為他舉辦「張萬傳八八個展」的回顧性展覽。展後的他，仍有一些魚與裸女的素描與速寫。2000年，張萬傳有輕微中風的現象，但神智仍然清晰，從此居家含飴弄孫，頤養天年。2003年1月12日，張萬傳以

95歲高齡，辭世於家中。

張萬傳的作品風格變化不大，但在各種不同的變化中總不失在豪放的筆法中透露著一種漂泊的生命苦感與典麗精微的人文幽光。其一生創作，大約可分為如下幾個時期：

一、1935年以前的摸索時期

初入畫壇的張萬傳在學院大門外徘徊，作品的風格尚未確定，但已經隱隱顯露出一種反學院的不安定傾向，用筆大膽而率直，不作細部的描摹刻劃，但見大筆的揮灑、組織。

二、1936至1940年間的多元嘗試時期

這也是張萬傳創作相當豐富的一個時期。在一種年少輕狂，又充滿理想與鬥志的情形下，作品有著多元、豐富而精采的嘗試與表現，作品散發著生命的動感，筆觸狂放、粗野，

如1937年的《鼓浪嶼教堂》見右圖，有些作品滄桑古老、負載著歲月痕跡。如幾幅創作於1940年的鼓浪嶼風景，也有些作品運用大筆揮刷的手法，以較簡化的形體，勾出景物大體的印象和畫者心境。也有以比較扭曲卻節制的筆法，展現一種較為富麗、典雅的風光景緻者



如《林家花園》見左圖。總之，呈現張萬傳少年時多方面的思維和嘗試，充滿著一種自信、創新，與真誠與率直。

三、1940至1947年的風格初定期

辭去瑞芳礦場的工作，決定成為一個專業畫家，但面臨戰爭末期經濟蕭條、物資缺乏的艱辛困頓時期，張萬傳的創作風格逐漸走向沉穩、成型，這當中包括對淡水白樓及魚的造形等題材之確定，成為此後一生延續的畫題。其風格中重要精神質素的憂鬱氣質，也在此時期逐漸浮現、顯著。

四、1948至1972年的穩定成長時期

長達24年擔任教職時期，雖生活較穩定，但家庭負擔也較沉重。狹小的生活空間，限制了作品的尺寸。在題材上除了大量的風景、靜物外，從1958年前後也開始了裸女系列的探討。1966年的日本之行，也使心情大為開朗，畫面更顯自信，瀟灑。到1971年個展，可看出他的作品在長達20幾年的「修練」中逐漸達於成熟。

五、1973年退休以後的成熟揮灑期

退休後，在創作上已進入一個完全放鬆、自由揮灑的時期。尤其1975年旅歐一年多，使得他對藝術創作的思考更加寬

闊及也更深入。其用筆、用色，顯然已進入一種隨心所欲的境地。突破性的發展不再出現，但成熟穩健的表現、老練自在的豪氣，均自然流露在畫面上。

張萬傳的作品充滿動勢衝擊感，色彩更為奔放厚重，畫風活潑自在，帶有濃厚野味和深刻的自然觀。他的寫生是在「借形」而非「描形」的意念下，畫面呈現高度自由且形色交融的藝術特質。其特色是：不同風格的作品分門別類很清楚，創作題材以魚、裸女、風景、靜物與人物系列為主。

一、魚的系列：

張萬傳愛魚、畫魚、吃魚，魚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題材和佳餚。他能夠隨心所欲掌握魚的造形特色，以敏銳的觀察力及純熟的技巧快速準確地完成。鮮豔對比的色彩配置，快速而雄健剛強的線條、奔放的筆觸、厚重的質地，不論油畫或水彩及畫的大小，他畫的魚是一種生命力的再現，不但形美色鮮，甚至可以聞到魚腥味。見圖一至圖四。



圖一 1972 吳郭魚



圖二 1987 紅目鯉與鯰魚



圖三 1987 四破魚



圖四 1977 雙吳郭魚
(水彩)

二、裸女系列

裸女的身影在禿筆揮灑的黑線條下，速寫的筆力，表現女體線條流暢優美，姿態充滿動感。在濃烈的色彩上，對五官不加以描寫，他不強調女人嫵媚嬌媚的神情，而以濃烈內斂的色彩來塑型而成的渾圓飽滿人體，交織成充滿張力的畫面。見圖五、圖六。



圖五 1989 三美女



圖六 畫室裸女

三、風景系列

張萬傳的繪畫具有樸實而親切的社會人文觀，將繪畫落實在自己生長的鄉土。深受西洋藝術大師作品的影響，他尋找西式建築入畫，喜歡白牆及破陋的樓牆，表現古拙老舊的美感，偶而加上西洋文字，追求巴黎街道的氣氛，鼓浪嶼與六館仔，淡水的西洋式建築正是他所追求的巴黎意象。他特別喜好這些景色，建築屋舍在坡道上、巷弄中高低錯落。空間、意象、肌理、色彩表現不刻意而自然，直覺紀錄實景，筆觸豪放，重視肌理表現，所畫建築物呈現歪斜的情況，存在著不安定感。淡水河光山色、古蹟老街、遠眺觀音山與淡水教堂或是櫛比鱗次的閩南民宅相互交織，都讓他一畫再畫。因為這裡最能表現淡水的人文歷史，也是他最喜歡的景點。見圖七至圖十。



圖七 1947 六館仔



圖八 1990 淡水白樓



圖九 觀音山



圖十 1990 街景

四、靜物畫及人物系列

張萬傳很早就將靜物視為一種獨立的文化，致力專研，發展出個人在美術史上輝煌的成就。除了表現野獸派華麗而又率直的情感，再加上對靜物如魚及蔬果、花卉的喜愛，以及取材家中所見的用品，都入畫反映生活型態，畫布上呈現的不僅為大膽的線條與色彩，更表現出其豐富生命的交互作用。見圖十一至圖十三。



圖十一 家族



圖十二 1985 自畫像



圖十三 室內一角
(北美館典藏)

在台灣的第一代西畫家中，張萬傳至少可稱得上是一位能將油彩的特質，或素描的形色掌握、發揮得如此自由瀟灑淋漓盡致的極少數中的大師。